

集部

古文集成卷四十九

宋 王霆震 編

前庚集三

銘

西銘 張横渠

横渠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先生曰是起争端不若止謂之東銘西銘訂頑

葉氷云頑者暴恩而不仁愚者昏塞而不智訂頑主仁而義在其中砭愚主智而禮在其中

明道先生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

則是原道之宗祖也

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

又曰西銘顥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原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即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二程語録云楊時問於伊川曰西銘深發聖人之微意然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至於兼愛後世有聖賢推本而論未免歸過於横渠夫子盡為一言推明其用乎子曰横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至於訂頑推理以存義曠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无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无分之害兼愛

而无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无別而迷兼愛至於无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夫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是不亦異乎時曰時也始從明道即授以此書於是始知為學之大方固將終身服之豈敢疑其失與墨氏比也然其書以民為同胞鰥寡孤獨為兄弟非明者默識安知理一而分殊哉故恐其㴱至於兼愛非謂其言之發與墨氏同也夫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遠近親踈各當其分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施也昔意西銘有平施之心无稱物之義疑其辭有未達也今夫子開諭學者无惑矣

龜山曰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无告者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教非明者嘿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

遂至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孟子同也故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无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无事乎推矣无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親踈遠近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某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无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蔽无分无分則妨義妨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所以得之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與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

龜山曰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説雖揚雄尤未能造其藩籬況餘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

又曰横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龜山語録云論西銘言河南先生曰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全其用處則屨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無垢先生云余觀西銘大意此謂人梏於形體而不知我天地之子不與動植同

生上與聖賢同氣要當窮神知化不愧屋漏存心養性以盡為子之道又當惡旨酒育英才不為持己接人之方以合天地之心而遇困苦遭患難當如舜如申生如曾參如伯奇以聽天地之命而富貴福澤為天地之厚我貧賤憂戚為天地之成我存則順天地沒則安天地乃為大孝之子耳

又云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晦庵先生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坤為母有生

之類无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氣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无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无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黙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无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説而遂言之

又云 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而明遠於學最為親切

又云　昨日説西銘都相穿透所以大極圖説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二氣交感所以化生萬物這便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説得詳畧有緩急

眞西山云　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文公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為父母者也父母生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為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為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

兼山與艮齋論西銘曰　西銘言乾稱父坤稱母予玆藐焉乃混然中處

伊川謂理一分殊理一則無賤民分殊則有貴君楊中立謂其言體不及用同於墨氏兼愛蓋似之而非者也墨氏不知三才之理反謂分一於西銘之義兩失之中立先生西銘之論均於中庸當觀先生於中庸不當觀先生於論西銘之日且自墨子者以君臣並耕為義是不知理一者在道分殊者在事而欲君臣之分同並耕之事此亂天下也孟子闢之而後分始明後世分明之主至殫竭天下財力宮室車服飲食以私一人奢侈之奉政煩賦重民失其業又豈知同胞之民當均所愛哉此張氏之論所由以發所以救分殊之弊也伊川曰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正謂是也分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理一之道在君分殊之道在臣民文王之時無凍餒之民知理一也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知分殊也理一而貴民故無秦皇漢武之事

分殊而尊君故無墨子並耕之說墨子既不知
理之一而謂分之一如此則民得以賤君也

艮齋答曰 理一仁說也分殊義說也專於理而分之不知墨之所以為仁者然也專於分而理之不知楊之所以為義者然也墨之仁仁也而所以不得曰仁者分有迷也楊之義義也而所以不得曰義者理有虧也欲知楊墨之仁義是銘亦能為蓍龜

乾稱父坤稱母予玆藐音眇焉乃混然中處

晦庵云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

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張子韶云乾吾父坤吾母吾乃乾坤之子與人物混然處于中間者也

呂與叔云人者萬物之靈受天地之中以生為天地之心者也能知其所自出故事天如事親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晦庵云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子韶云吾之體不止吾形骸塞天地間如人物如山川如草木如禽獸昆蟲皆吾體也吾之性不

止吾視聽言貌思凡天地之間若動作若流峙若生植飛翔潛泳必有造之者皆吾性也

與叔云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之謂體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生矣此之謂性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晦庵云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无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最貴者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復云物吾

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彊於外也

子韶云既為天地生成則凡與我同生於天地者皆同胞也既同處於天地間則凡林林而生蠢蠢而殖者皆吾黨與也

與叔云均有是性彼傷則我傷故有怵惕惻隱之心均有是生彼傷則我所不欲故血氣之類弗身踐而草木以時伐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

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晦庵云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地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之無告者何哉

子韶云大君謂人主吾爲天地之子人主主天地之家事是大君吾父母宗子也大臣相天子以

繼天地之業是大臣者宗子之家相也高年先我生於天地間者也有若吾凡弟然吾尊之是長天地之長也孤兒弱子後吾生於天地間者也有若吾弟然吾慈之是幼天地之幼也聖人合天地之德者也賢人特天地之秀也疲癃老疾也殘疾廢疾也惸獨鰥寡幼而无父者老而无子者老而无妻者老而无夫者皆天民之窮者也然數等无告者與吾同生於天地其困苦如此是乃吾凡弟顛沛而无告訴也吾其可不恤乎

與叔云大君者栽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奉天命代天治猶宗子治吾父母之家事也大臣燮理陰陽寅亮天地相其大君猶家相也宗子家相吾所以敬者治吾父母之事云乎大君大臣治吾天地之事可不敬乎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則天下之長於我者皆吾父凡天下之幼於我者皆吾子

弟天下之有聖人其敬之也猶父之執友盖與天地合德也天下之有賢者皆吾之執友天地之秀賢於我者也天下之貧民皆吾宗族兄弟之貧者也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晦庵云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子韶云畏天之威若畏父母之嚴保其心而不敢少肆焉是子之敬者也樂天之命雖患難而不憂此天地純孝之子也

與叔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敬親不敢慢也恐懼乎其所不睹戒謹乎其所不聞敬天不敢慢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樂於事親者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樂於事天者也舉天下之重無以加此誠敬

乎此者也舉天下之樂無以間此誠樂乎此者也事親事天雖異所以敬樂則一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晦庵曰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絶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子韶云違天地之心是不愛其親者故謂之悖德害天地之仁是父母之賊也世濟其惡是天地不才之子踐履天地之形以貌言視聽思之形爲恭從聰明睿之用是克肖天地之德也

與叔云違天者天之悖德之子害仁者天之賊子長惡不悛者天之不才之子與天地相似者天

之克肖之子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晦庵云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子韶云天地之事不過乎化天地之志不過乎神故知化則善述天地之事者也窮神則善繼天地之志者也

與叔云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能述天地之事矣齋戒以神明其德則能繼天地之志矣事所以行也志所以存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晦庵云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子韶云天地之心無幽明之間止不欺而已故不愧屋漏之隱者乃無忝於天地也心性即天地夙夜存心養性是夙夜匪懈以事天地也

與叔云天命我以信而不信則辱天之命天付我以道而墮不守則曠天之職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頴封人之錫類

晦庵云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材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子部云崇伯之子禹也禹惡旨酒酒能亂德今惡旨酒顧天地父母之養者也穎谷封人請遺羮於母以生鄭莊公之孝心今我育天地所生之英材則是以孝心與其類也

與叔云不窮人欲所以存天德以善養人所以廣天德

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晦庵云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子部云舜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是舜不弛勞而致父母之悅豫其事父母之孝大有

功於名教吾能在田苦中竭力為善以致天地之喜是乃舜之功也大舜逢父怒大杖則走小杖則受申生不明乎道乃以死為恭而成父之惡不可以訓者也橫渠意謂遭遇讒邪此命也順受其死以恭順乎天地如申生之恭可也

與叔云自彊不息至於與天地合德則天下底豫故先天而天弗違无妄之以大非其自取則天無所逃故順受其正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晦庵云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

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子韶云 曾子之疾病而易大夫之簀是順其受不以父母遺體處於不正者也吾今能順天地之正而不以患難易其節是於天地有曾參之孝矣伯奇尹吉甫子也吉甫惑於後妻虐其子無衣無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從父之命順父之令不敢有辭焉人當患難之際順而受之無怨尤於天地是乃伯奇之孝也

與叔云 天全德於予既全而予之可不全而歸之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吾又何求皆全而歸之者也子之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素其位而行不

願乎其外安時處順
其順令之至者焉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晦庵云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顔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子韶云富貴福澤是天地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是天地愛汝欲成就我也此天將降大任之說

與叔云父母厚汝之生使汝仁及宗族天地厚汝之祿使汝澤及於民皆不可自致危暗父母苦汝使汝知艱難以成其身天地窮汝使汝由疾疢以成其德愛汝故苦汝福汝故窮汝皆不可妄生疾怨

存吾順事没吾寧也

晦庵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没則安而无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没則安而无所愧於天也葢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子韶云吾存則順事天地而不逆吾死則安於其志而不亂是乃終始聽命於天地而為天地至孝之子也

與叔云无終食之間違仁足以順吾生無一行之有不慊足以安吾死

東銘 横渠

葉釆解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

葉曰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支雖非本於吾心是惑也本於吾心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

葉曰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為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為

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改過遂以為已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葉曰戲謔出於心思乃故為也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為戲戲則長傲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知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為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

又曰學者深省乎此則崇德辨惑矯輕警惰之功亦大矣然其於戲且誤者克治尚如此之嚴況乎

過之非戲誤者豈復留之纖芥以累其身心哉

古文集成卷四十九

古文集成卷五十

宋　王霆震　編

前庚集四

銘

存誠齋銘 并序　陳幾叟

余嘗問所以爲道之方於外舅楊先生曰大學之書聖學之門庭也是可讀而求之余退而學焉觀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本在於誠吾意而已其說簡而盡其理

直而周其用要而博雖不敢疑而未知其可行也已而質之先生先生曰是固然又辱教之曰中庸之書天道之淵源也是可讀而知之余又退而學焉至其論至誠不息其極至於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則作而嘆曰嗚呼盛哉誠若此天下國家其不足為也已又從而考之則天之所以高明地之所以博厚山岳之所以峙江河之所以流莫不以此蓋嘗收視反聽一塵之慮不萌於胷中表裏洞然機心自息既自以為知之矣又以謂其致之也不疑則

其居之也必不安其養之也不熟則其發之也必不粹斯道也其可須臾離哉以其不可離也而莫之違之故吾誠常存焉蓋古聖賢未有釋此而能至者以余之不肖幸與知之而數年之間汨没於奔走曾未得少暇以休滌其心而坐進乎此此余之所以久而不入於道也大觀元年先生官於餘杭夏四月余自親側復來因即縣宇之東舊屋數椽治爲講習之所揭其榜曰存誠齋蓋有志乎力行其所知也自今而往凡吾飲食起居出處語默之際必常見

其所謂誠者了然於吾心然後出之庶幾日進於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歸也則命名之意可無愧矣旣以自矢且爲之銘曰

天地之道　爲物不貳　君子養心　致一而已
喜怒哀樂　未發其幾　意必固我　絶之於微
正當此時　寂然不動　有物感之　全體即用
是之爲一　以一故誠　一日至焉　天下歸仁
我觀聖賢　異域殊世　惟是之存　若合符契

敬以為宅　忠恕其門　自我闢之　推而及人
唯我與物　初無二體　各私其私　則有彼巳
私智磨盡　成性渾然　無物非我　其天守全
天理所在　如鏡如像　有來斯應　不與俱往
又如月影　散落萬川　定相不分　處處皆圓
相彼世儒　内外不一　不勝其私　機變横出
孰知至人　動莫非真　飲食起居　誠無不形
我作此齋　大可容膝　宴坐其間　虛而不迫

迴光內照　隱几無言　氣專神凝　息調而淵
表裏俱融　焉有所倚　或紛乎前　行以無事
古人遠矣　斯道莫傳　以名存誠　其庶幾焉

主一齋銘　南軒

為范文叔作

人之心　一何危　紛百慮　走千岐　惟君子
克自持　正衣冠　攝威儀　澹以整　儼若思
主于一　復何之　事物來　審其幾　應以專

匪可移　理在我　寧彼隨　積之久　昭厥微
靜不偏　動靡違　嗟勉哉　自邇卑　惟勿替
日在玆

敬恕齋銘　晦庵

為陳師中作

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　以是存之　敢有失墜
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　以是行之　與物皆春
胡世之人　恣已窮物　惟我所便　謂彼奚卹

孰能反是　斂焉厥功　于墻于羮　仲尼子弓

内順于家　外同于邦　無小無大　罔時怨恫

為仁之功　曰此其極　敬哉恕哉　永永無斁

敬齋銘 南軒

為劉氏作

天生斯人　良心則存　聖愚曷異　敬肆是分

事有萬變　統乎心君　一頽其綱　泯焉絲棼

自昔先民　脩已以敬　克持其身　順保常性

敬匪有加　惟主乎是　履薄臨深　不昧厥理
事至理形　其應告響　而實卓然　不與俱往
動静不違　體用無忒　惟敬之功　協乎天德
嗟爾君子　敬之敬之　用力之久　其惟自知
勿憚其艱　而或怠遑　亦勿迫切　而以不常
毋忽事物　必精吾思　察其所發　以會于微
忿慾之萌　則杜其源　有過斯改　見善則遷
是則天命　不遏于躬　魚躍鳶飛　仁在其中

於焉有得　學則不窮　知至而至　知終而終
嗟爾君子　勉哉敬止　成己成物　匪曰二致
任重道遠　其端伊邇　毫釐有差　繆則千里
惟建安公　自力右義　我作銘詩　以諗同志

敬齋銘　誠齋

維事維萬　維心維一　聽奕思鴻　維式維忽
式豈其忱　忽豈其欽　維動維言　其弗喪心
三堂孫子　學以為己　欲趾聖門　主一為址

謹獨凜然　履臨氷淵　及臻厥成　對越昊天

恕齋銘　東萊

為陳同父作

實理難精　實德難居　實責難受　實病難除
實知其難　於人則寛　惟實惟寛　惟恕之端
天地變化　草木繁廡　膹厥賓然　可求其故
陳子作齋　侑坐有勒　匪尚其通　亦尚其塞

中齋銘　東萊

為陳同父作

泝流之舟　挽之猶遲　下坂之車　柅之猶馳
木火金水　燥濕不齊　有習有積　有居有移
亦既用力　斬適厥宜　凡此數者　蓋陰乘之
潛有所贅　默有所虧　是過不及　察之甚微
凛乎其嚴　岌乎其危　匪曰設戒　理則如斯
不將不迎　不留不處　敬而無失　大中之矩

所性齋銘　山谷

道行不加　窮處不病　此之謂性　由思入睿

由睿入覺　此之謂學　性則聖質　學則聖功

謂予不能　倒戈自攻　天下求師　四海取友

道立德尊　宗吾性有

求放心齋銘　晦庵

為程正思作

天地變化　其心孔仁　成之在我　則主于身

其主伊何　神明不測　發揮萬變　立此人極

晷刻放之　千里其奔　非誠曷有　非敬曷存
孰放孰求　孰亡孰有　詘伸其臂　反覆惟手
防微謹獨　兹守之常　切問近思　曰惟以相

謹獨齋銘　滄庵

為黄世永作

謹獨伊何　請條其目　安而行之　如顔之浴
利而行之　如顔之宿　勉而行之　如褚之燭
由勉至安　信道乃篤　猗歟哲人　盱江黄先

戒謹恐懼　闇不愧天　非利非勉　得之自然

作銘者誰　廬陵胡銓

學古齋銘 晦庵

為周嗣恭作

相古先民　學以為己　今也不然　為人而已

為己之學　先誠其身　君臣之義　父子之仁

聚辨居行　無怠無忽　至足之餘　澤及萬物

為人之學　燁然春華　誦數是力　纂組是誇

結駟懐金　煌煌煒煒　世俗之榮　君子之鄙
維是二者　其端則微　眇綿弗察　胡越其歸
卓哉周侯　克承先志　日新此齋　以迪來裔
此齋何有　有圖有書　厥裔斯何　衣冠進趍
夜思晝行　咨詢謀度　絶今不為　惟古是學
先難後獲　匪亟匪徐　我其銘之　以警厥初

務本齋銘為左揆作 誠齋

畯穡乎穫　梓穡乎斲　伊士所穡　何穡非學

學將奚先　何學非賢　自賢而聖　自聖而天
澮則有岸　甽則有畔　天人之道　畔岸河漢
河漢可涯　道可方思　其端惟四　乃六其藝
既三其綱　亦五其常　闢之彌幽　跂之彌悠
據其一原　萬善來求　人有怙恃　誰無孟季
執柯伐柯　乃睨而視　二典兩帝　參天兩地
曷躋登玆　不曰孝弟　有若肖尼　參乎攸嗤
本立道生　是以似之　瑟彼學子　遐不務此

聖其遠而　子其反而

卲業齋銘 撙齋

為夏德謙作

孰扭匪安孰揉匪囍孰知夫安者囍之端孰囍弗遂孰安弗累孰知夫囍者安之地學譬則山幾簣始完初未着工雖輟奚歎半焉而廢前功是喟況九仞高但虧一簣我始子期乃聖乃賢子今我聽乃策乃鞭維其聽之不石而鐫尚其竟之不鐫而傳

時術齋銘 山谷

禹初無功洪水滔國作十三載民降丘宅君子觀於蟻而知學之可積

困乎齋銘 南軒

嗚呼困乎性命之微言之實難孰探其源匪言之艱天高地下而人其心在躬者神統乎高深其端伊邇曷睨以視當落其華而究斯理嗚呼信其為困乎也已

至樂齋銘 晦庵

為葉學古作

呻吟北窻　氣鬱不降　我讀我書　如病得甦

客問此書　中作何味　君乃嗜之　如此其至

趣為子語　無味乃然　是有味者　乃痼乃㽷

天下之樂　我不敢知　至歐陽子　乃㗖斯詩

我思古人　實感我心　惟曰愔愔　式鈎且深

虚舟齋銘　南軒

為詹體仁作

心本虛　理則實　應事物　無轍迹　來不迎

去不留　彼萬變　我日休　行斯通　險可濟

孚豚魚　貫天地　曷臻兹　在克已　去其室

斯虛矣

師立齋銘 水心

為魏華甫作

人之睎聖　資蓋匪夷　亦或僅有　而患失時

我材甚良　我年孔當　捨彼雋轍　鮮為物降

命以義知　心非外假　至於不踰　夫孰禦者
雖則云然　有言于兹　是一非一　必也貫之
魯參之忠　端木之恕　浩乎兩間　何憂何懼
既見其易　復思其難　一簣苟止　無以為山
卓哉淵徽　大矣文獻　式昭斯銘　亹亹不倦

古文集成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五十一至五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繆濂

古文集成卷五十一　　宋　王霆震　編

前庚集五

銘

志道齋銘　晦庵

曰趍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晦庵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内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晦庵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齋銘　晦庵

禮云禮云御射書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内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

餘乎

崇德齋銘　晦庵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汚濁兮

廣業齋銘　晦庵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功兮

居仁齋銘　晦庵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晦庵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力仁齋銘 摶齋

為胡伯𣗳作

吾物非物　不完則缺　維何缺之　實自刖之
物非吾物　不芟則茀　維何茀之　實自茁之
芟茁之端　未一髮間　拔之如山　凡累吾怛
一髮難拔　況不寧髮　緬其聖門　視聽動言
克己惟顔　繫顔之克　聖門烏獲　尚監而勒

敬義齋銘 西山

惟坤六二 其德直方 君子體之 為道有常
內而立心 曰直是責 惟敬則直 不偏以陂
外而制事 曰方是宜 惟義則方 各當其施
曰敬伊何 惟主乎一 凜然自持 神明在側
曰義伊何 惟理是循 利害之私 罔汨其真
靜而存養 中則有主 動而酬酢 莫不中矩
大哉敬乎 一心之坊 至哉義乎 萬事之綱

敬義夾持　不貳不忒　表裏洞然　上達天德
昔有哲王　師保是詢　丹書有訓　西面以陳
敬與怠分　義與欲對　一長一消　禍福斯在
怠心之萌　闒焉沈昏　欲心之熾　蕩乎狂奔
惟此二端　敗德之賊　必壯乃猶　如敵斯克
怠欲既泯　敬義斯存　直方以大　協德于坤
一念少差　眡此齋扁　嚴師在前　永詔無倦

尊德性齋銘　晦庵

惟皇上帝　降此下民　何以予之　曰義與仁
惟義與仁　維帝之則　欽斯承斯　猶懼弗克
孰昏且狂　苟賤丑污　淫視傾聽　墮其四支
褻天之綱　慢人之紀　甘此下流　衆惡之委
我其監此　祗慄厥心　有幽其室　有赫其臨
執玉奉盈　須臾顛沛　任重道遠　其敢或怠

震齋銘并序　搏齋

為裴大中秀才作

易之初有八卦而已其方位所直則震次於艮其重為六十四而序卦所編則艮次於震震動也艮靜也天下之理未有靜而不動動而不靜者聖人互存其義而不明言之殆欲使學者互而參參而徹則為自得歟嗚呼第患未精於易爾精之則不惟艮之中震之義具焉震之中艮之義亦具焉又何必互參而后徹哉余銘裴子之震齋而懼其挾少年之氣以逞未領會也故作是序

其銘曰

伊雷之神　眂時卷舒　有鼓莫鳴　或授之桴
伊龍之靈　眂時舒卷　有門莫闢　或授之揵
方卦云豫　同應物須　忽矣歸妹　同返吾初
是謂龍雷　而卦為震　孔孟曰時　遞進遞退
彼桴策勲　吾竈不燼　彼揵策勲　吾御其剸
子齋誰名　無乃太雋　二月之卦　子首其擡
辟諸虎豹　兒稅于胎　行矣八月　子銳其推
辟諸草木　老復于孩　殊關同鑰　一勘百開

式頌且規 銘子震齋

艮齋銘 艮齋

其歸自荆北乾道乙酉之歲乃始名其齋以艮艮之為義大矣齋中之寓聞之長陽長陽聞之兼山兼山聞之廣平廣平聞之嶺北之理嶺北之理聞之泗濵泗濵聞之靈臺靈臺聞之龍紀龍紀聞之先天斯其為聞也固亦不一也或聞之於千載之後而不為踈或聞之於合堂同席之頃而不為密或聞之於寂默而不為畧或聞

之於諄複之辯而不爲煩盖聞其所聞而後能知其所聞知其所聞而後能信其所聞信其所聞而後能高其所聞高其所聞而後能安其所聞聞而至於安則能說諸心寒暑晝夜出入起居必有從容優游而不可解者矣既聞之又從而銘之是安之之義也銘曰

太極位奠　兩儀以分　天高地厚　生成惟均

日月有明　運乎晝夜　離南坎北　炎上潤下

至理可喻　矯首遐觀　言提斯綱　匪張自難

山上有山　止之為止　挾嵩合岱　于壯于趾
仁義忠信　蓋無常名　由止而推　則勇于行
禹稷濟時　陋巷為戹　一視其處　二特其迹
將聖於此　富貴浮雲　有限之抑　無窮之伸
儳而行之　允毅伋也　孟養浩然　無屈移者
五碁六鑿　澒洞喧豗　不有隄防　奔川吼雷
出門萬里　其途蕩蕩　用震以乾　是曰无妄
孰信所信　孰契以心　十全之醫　良藥萬金

有聞雖晚　或善其後　聞斯銘斯　以戒坐右

艮齋銘 南軒

為魏元履作

物之感人　其端無窮　人為物誘　欲動乎中
不能反躬　殆滅天理　聖昭厥猷　在知所止
天心粹然　道義俱全　是曰至善　萬化之源
人所固存　曷自違之　求之有道　夫何遠而
四端之著　我則察之　豈惟慮思　躬以達之

工深力到　大體可明　匪由外鑠　如春發生
知既至矣　必由其知　造次克念　戰兢自持
事物雖衆　各循其則　其則匪它　吾性之德
動静以時　光明篤實　艮止之妙　於斯為得
任重道逺　時不我留　嗟我同志　勉哉勿休
伊我小子　懼弗克力　咨爾同志　以起以掖

蒙齋銘　南軒

為余端蒙作

乾坤既畫　八卦是生　八卦相乘　萬象以明
下坎上艮　其卦曰蒙　其蒙伊何　源泉在中
泉之始萌　其行未達　雖則未達　而理孰遏
君子體之　于以果行　黽勉躬行　動畏天命
泉之始萌　其勢則止　止乃日澄　源源啚已
君子體之　于以育德　篤敬不渝　靜保天則
惟養于中　大本攸立　惟敏于外　達道攸飭
内外交修　相須以成　久而有常　則能日新

我銘蒙齋　敢越斯義　惟言之難　實以自厲
凡百君子　有覯於斯　毋忽乎近　尚其懋之

蒙齋銘　西山

物盈兩間　有萬其數　天理流行　無一不具
維象之顯　理寓乎中　反而求之　皆切吾躬
觀天之行　其敢遑息　察地之勢　亦厚于德
天人一體　物我一源　驗之羲經　厥旨昭然
卦之有蒙　內險外止　止莫如山　險莫如水

曷不曰水　而謂之泉　濫觴之初　厥流涓涓
其生之微　若未易達　其行之果　則不可遏
有崇兹山　潤澤所鍾　維静而正　出乃不窮
始焉一勺　終則萬里　問奚以然　有本如是
是以君子　法取於斯　維義所在　必勇于為
維行有本　繄德焉出　是滋是培　其體乃立
静而養源　澄然一心　動而敏行　萬善畢陳
厚化川流　初豈二致　溥博淵泉　其用弗匱

於惟簡肅　宜有此孫　揭名齋扉　目擊道存
養正於蒙　奚必童稺　終身由之　作聖之地

敦復齋銘　南軒

復卦之義以初爻為重於畫為陽於義為善於人盖君子之道也二比於初故為休復四應於初故為獨復而三之頻復而厲則以其非比非應開其遷善而危其屢失也上之迷復而凶則以其處極而最遠往而不返也觀諸此則可見以初爻為重矣然則五之敦復奈何五

體順而居中以中自考者也故爲敦篤於復夫能敦篤於復宜曰吉曰亨矣而獨曰無悔柰何無悔者戒辭也以其柔而遠於陽故爲之戒辭謂如是乃無悔也南徐陳希顏舊名其齋曰敦復歲壬辰與予相遇于長沙屬予銘予知希顏有取儆戒之意也爲之銘曰

惟聖作易　研幾極深　惟卦有復　於昭天心
六爻之義　各隨所乘　其在於五　敦復是明
其敦如何　篤志允蹈　順保其中　而以自考

我觀爻義　厥有戒辭　君子體之　儆戒是資
人欲易萌　天理難存　毫釐之間　消長所分
凡百君子　奈何不敬　祗于夙宵　以若天命
惟精惟久　匪俟乎外　敢曰無悔　庶幾寡悔

復齋銘　屏山

大易之旨　微妙難詮　善學易者　以復為先
惟人之生　咸具是性　喜怒哀樂　或失其正
視而知復　不蝕其明　聽而知復　不流於聲

言而知復　匪易匪輕　動而知復　悔吝不生
惟是四知　本焉則一　孰覺而存　孰迷而失
勿謂有本　勞思内馳　亦勿謂無　悠悠勿思
廓爾貫通　心冥取捨　既復其初　無復之者
蕩蕩坦坦　周流六虛　昔非不足　今非有餘
伊顔氏子　口不言易　庶幾之功　默臻其極
今我仰止　以名斯齋　念茲在茲　其敢怠哉

充齋銘　南軒

為陳擇之作

惟人之生　父乾母坤　允受其中　天命則存
血氣之萌　物欲斯誘　日削月朘　噫鮮能久
越其云為　匪我之自　營營四馳　擾擾萬事
聖有謨訓　克己是宜　其克伊何　本乎致知
其致伊何　格物是期　動静以察　晨夕以思
良知固有　匪緣事物　卓然獨見　我心皦日
物格知至　萬理可窮　請事克己　日新其功

莫險於人欲　我其平之　莫危於心　我其安之
我視我聽　勿蔽勿流　我言我動　是出是由
涵濡泳游　不競不絿　允蹈彝則　靡息厥修
建夫既充　曰人而天　悠久無疆　匪然而然
為仁之功　於斯其至　我稽古人　其為顔氏
於穆聖學　且有始終　循循不舍　與人同功
請先致知　以事克己　仁遠乎哉　勉旃君子

存齋銘　水心

為蔣少韓作揭於弋陽之便坐

孟存以心　易存以性　其入道義　其出愛敬
此真存耶　衆善所門　如彼聚粟　常完倉困
性因物迷　心與事往　必謹司之　勿抑勿放
勿輒有為　勿墮空寂　是固無存　孰妄為得
壯矣弋陽　藿竹青蒼　厥壤甚夷　水廣山長
上迫征求　下憐愁苦　依其永存　以作民怙

存齋銘 誠齋

天爽天精孔神孔明肇域彼中扃宅是瓌庭我有神舍弗扱于夜冦入在宇我出在野在宇一斯其從千之在野懷歸室是遠而將聖有續予為孟孫之人導汝歸宿冦則逐逐匪予汝歸汝弗去兮匪彼汝冦汝弗居兮汝室載寧汝挾載宏宗廟百官疇不汝式承尼日尭墻有覿斯煌有陟斯昂則莫我敢當道腴義梁詩冠禮裳有操無亡疇莫知其鄉

顧齋銘　南軒

為宇文紹節作

人之立身　言行為大　惟言易出　惟行易怠
伊昔君子　聿思其艱　嚴其樞機　立是防閑
於其有言　則顧厥為　毫釐之浮　則為自欺
克謹于出　内而不外　確乎其言　惟實是對
於其操行　則顧厥言　須臾弗踐　則為已愆
履薄臨深　戰兢自持　確乎其行　惟實是依
表裏交正　動靜迭資　若唱而和　若影而隨

伊昔君子　胡不慥慥　勉哉勿渝　是敬是保

省齋銘 水心

為周愨作

昔者曾子　一日三省　今子五載　以省為請

子悟何晚　我言已遲　相彼四體　淛焉必知

既有念慮　胡為昏迷　苟非忠信　奚以學為

震霆洪鍾　有待而發　綿綿增陰　見此日月

勿安陋習　勿隨俚說　區區利心　毋自溺没

專己忘人　人道幾絶　推己盡人　己則多闕

斧柯可用　毫釐可別　咨爾周生　念念勿越

力齋銘　龍川

為何晦之作

厥初生民必完其力力完於心乃見天則形顧分之與物交役若忘若冑弗覺弗克語汝力乎明以内餝惡也則臭善如好色下學之功舉用其極此顔子所以欲罷不能而樊遲所以先難而後獲也

安齋銘

龍川

往則俱往　來則俱來　義苟精矣　動靜必偕

心之廣矣　亦可懼哉　天下雖大　吾安厥齋

古文集成卷五十一

古文集成卷五十二　　宋　王霆震　編

前庚集六

銘

進齋銘　潘庵

為王允元作

騏驥一躍　不能十步　駑馬十駕　騏驥避路

稽天之潦　不能終食　泰山之溜　可以穿石

或進或止　功用相百　如何弗思　半途而畫
在易之晉　如日之升　自昭其德　進麗大明
在易之漸　如鴻之翔　惟進以正　可以正邦
明則不惑　正則不諂　學當觀晉　仕當觀漸
吾友允元　超然默識　觀晉觀漸　兩造其域
人亦有言　進猶有畛　有畛則極　極則有盡
回也屢空　孰究畔岸　請師子淵　以退為進

充齋銘　誠齋

人皆玉其盧莫或玉其軀人皆穀其腹莫或穀其德

爾胡弗思　爾削不背　孰降之衷　孰秉其彝

有降靡竭　有秉靡奪　有覿靡愸　天以人滅

睨柯匪柯　曾是遠而　操存舍亡　曾不反而

推之而充　何垤弗崇　充之而實　何穡弗銍

績之幽幽　織之油油　言製其秋　其衣其裘

萬室熯只　爾弗鞠只　爾弗昷只　東方旭只

裕齋銘 誠齋

零陵嚴慶之齋以裕名而屬予銘之予葢德於狹而心於懼者也將焉取裕抑敢不銘以與吾友共守之銘曰

肇允民彝　靡悊靡蚩　則外是移　而裏斯隳
孰寠其脂　孰畜其豐　盡其反而　裕哉厥躬
崇崇天如　若日伊煌　富以萬生　光施八荒
仁以覺之　敬以握之　維其學之　是以穫之
廼單廼門　則孟顔氏　于經于理　將不姚姒

盈而沖諸　伊其冠而　沖而盈諸　豈其授而
匪授匪冠　匪新匪舊　人見我新　我若而人
我其裕矣　我其怙矣　怙心驕驕　其裕日消
瑞乙孫子　孔聖孔神　而好是問　可自用云
齋房靚如　夙圖宵書　弗性其性　有如百聖

絅齋銘 西山

衣錦褧衣　裳錦褧裳　有美于中　而弗自章
云乎昔人　若是其晦　為己之功　無與乎外

懔馬戒惕　于隱于微　我欲亡媿　匪蘄人知
充實光輝　其積莫揜　丙我之心　惟一韜斂
細人有善　汲汲暴揚　湫緼中閟　文錦外張
孰知聖門　回愚參魯　樸兮若無　至美森具
中庸之末　凡八引詩　聲臭泯然　繇此其基
淵乎旨哉　聖學之妙　入德之門　曰惟至要
猗歟王子　日處斯齋　益深益微　古人與偕

時齋銘　黄寔

為趙汝闕作

銖根寸莖　中涵天機　或遲而茂　或蚤而萎

方其未芭　千罌莫汲　及其既蕚　萬户莫蟄

寧為故柏　毋為新蕖　委順知化　溶溶太虛

魯齋銘樽齋

為宗弟魯鼎臣作

維目之初　大明如曚　維耳之末　大聵如聰

窮性源流　與耳目同　参卝而巾　渾沌未鑿

液金之鑛　文木之樸　鑪鎚斧斤　遽手俄閣
漢唐諸儒　孰全吾元　强牖厥蔀　愈昭愈昏
家法心傳　有仍雲孫　揭齋曰魯　惟祖時憲
問魯淵源　大樸方寸　况於魯中　而更立論
孝十八章　魯膚幾重　忠恕一唯　魯骨皆融
勉哉魯齋　余觀汝功

殖齋銘 山谷

以心為田　我耒耜之　慈祥弟友　種而茂之

忠信不貪　苗而立之　敦厚敬恭　水而穫之
師友琢磨　耔而耨之　先王遺言　又時雨之
仁義有年　左右取之　相彼寒寠　我則與之
奉以饗帝　神其吐之

耘齋銘 龍川

為剡中任氏兄弟作

人生而静　動則有遷　非物使之　人心則然
耳目鼻口　實動之權　聖踐而聖　賢治而賢

槁木不生　死灰不然　甚活者人　鳶魚天淵
敬而無失　奉以周旋　喜怒哀樂　又何惡焉
士之於學　農之於田　朝斯夕斯　舍是奚安
去其害苗　削心之偏　耘之又耘　嘉種易捐
不計其人　惟其不虔　不虔不力　悞我豐年
工貴其久　業貴其專　凡爾君子　相與勉旃

顔樂亭銘　明道

為孔周翰作

天之生民　是為物則　非學非師　人覺孰識
聖賢之分　古難其明　有孔之遇　有顏之生
聖以道化　賢以學行　萬世心目　破昏為醒
周爰闕里　惟顏舊止　巷汙以榛　井堙而圮
鄉閭蚩蚩　弗視弗履　有卓其誰　師門之嗣
追古念今　有惻其心　良價善諭　發帑出金
巷治以闢　井渫而深　清泉澤物　佳木成陰
載基載落　亭曰顏樂　昔人有心　予忖予度

千載之上　顔惟孔學　百世之下　顔居孔作
盛德彌光　風流日長　道之無疆　古今所常
水不忍廢　地不忍荒　嗚呼正學　其何可忘

蒙泉銘 博齋

歲在癸巳石湖居士范至能為劉晞韓題其所遊息之亭曰蒙閱四年廬陵曾丰原居士意而為銘曰

汶山壓兮　彼迸者泉　汶泉迸兮　彼潴者淵

浩莫自制　漫焉平川　道學淺深　蓋源流然
大川三百　孟軻所傳　至荀揚韓　小川三千
孔子削海　衆水聚焉　子亭誰題　筆大於椽
渠機子參　有象皆筌　今也發明　到秋毫顛
婦姑勃磎　不蒙下鞭　行矣收眎　未開關前
混沌七竅　不蒙不天　天耶蒙耶　如盤走圜
小有礙則　玩余銘鐫

讀書樓銘　南軒

洪惟元聖　研幾極深　出言為經　以達天心

天心煌煌　聖謨洋洋　有赫其傳　惠我無疆

嗟哉學子　生乎千載　孰謂聖遠　遺經猶在

孰不讀書　而昧厥旨　章句是鑿　文采是事

矧其所懷　惟以禄利　茫乎四馳　其曷予曁

嗟哉學子　當知讀書　匪有所為　惟求厥初

厥初惟何　爾所固然　因書而發　爾知則全

維誦維歌　維究維復　維以泳游　勿肆勿梏

維平乃心　以會其理　切于乃躬　以容以體
積功既深　有熺其明　迥然意表　大體斯呈
聖豈予欺　實發予機　俾予自知　以永于為
若火始然　若泉始達　推之自兹　進孰予遏
若登泰山　益高益崇　維理無形　維經無窮
嗟哉學子　盍敬念兹　以是讀書　則或庶幾

藏書閣書厨字號銘　晦庵

於穆元聖　繼天測靈　出此謨訓　惠我光明

永言寶之 匪金厥籯 含英咀實 百世其承

傳心閣銘 南軒

惟民之生 厥有彞性 情動物遷 以隳厥命
惟聖有作 純乎天心 修道立教 以覺來今
孰謂道遠 始卒具陳 俾爾由學 而聖可成
鄒魯云邈 章句有師 一經皓首 語道則迷
惟子周子 崛起千載 獨探其源 以識其大
立象盡意 闡幽明微 聖學有傳 不曰在茲

惟二程子　實嗣其緖　既自得之　又光大之
有渾其全　則無不總　有析其精　則無不中
曰體曰用　著察不遺　曰隱曰顯　莫閒其幾
於皇聖心　如日有融　於赫心傳　來者所宗
有屹斯閣　尤溪之濱　翼翼三子　繪事孔明
儼然其秋　温然其春　揭名傳心　詔示後人
咨爾後人　來拜于前　起敬起慕　永思其傳
于味其言　于考其為　體于爾躬　以會其歸

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明倫堂銘 晦庵

天叙有典罔學弗明我作此堂大猷是經罔忠曷勸罔孝曷程咨爾學子永覲厥成

西塾銘 誠齋

為甯行之作

衛俞之族有西其塾維學之麓維子之淑

咨爾子孫 于弟于昆 洗心雪神 明聽話言
我築我廬 爾羣爾居 有易春秋 有詩有書
琴在在牖 書在在手 爾誦爾弦 以復爾有
爾有伊何 伊孝伊忠 伊義伊仁 于玉爾躬
雞既鳴矣 爾夙爾起 日之夕矣 爾膏爾燬
具體維淵 聽視動言 維禮為塗 雄趨聖門
命世維孟 盡心知性 俯蹴百氏 仰承三聖
匪孟匪顏 于跂于攀 瞻彼數仞 譬而登天

潛而未徹　如攻堅木　徹而莫禦　如泉赴谷

由心而身　由身而親　由親而君　氣志如神

咨爾孫子　爾聆爾思　非道弘人　室是遠而

省庵銘　誠齋

人無鑑銅　當鑑以身　人無鑑身　當鑑以心

一善之萌　鬼神知之　非鬼神之知　吾心已知

一不善之作　海鷗亦覺　非海鷗之覺　吾心已作

知之斯行　吾心吾朋　怍之斯絶　吾心吾鉞

孰鉞孰朋　省則勇而　朋亡鉞喪　省則縱而
以省攻昧　維聖作對　以昧翳省　擿植觀井
參省以日　吾省以時　參省以三　吾省千之
維聖無過　維賢寡過　欲寡未能　吾其敢惰

講座銘　晦庵

師道絕塞　以圯其居　今其言言　亦莫我敢都
前聖後師　文不在茲　如或見之　有行其思
立之堂壇　惟以有嚴　厥臨孔昭　式訛爾瞻

葵軒石銘 南軒

為張氏作

正爾衣冠　毋惰爾容　謹爾視聽　毋越爾躬
爾之話言　式循爾衷　爾之起居　式蹈爾庸
敬爾所動　毋窒其通　貞爾所存　毋失其宗
外之云肅　攸保于中　中之充固　外斯率從
天命可畏　戒懼難終　勒銘于石　用儆爾慵

虛舟銘 西山

萬斛之舟　不楫不維　浟浟長川　縱其所之

云誰有船　適與之觸　舟本何心　奚怨奚謫

德人天游　其中休休　我無愛憎　物自春秋

雨露零零　孰知其德　雪霜凝凝　豈曰予刻

伯氏無尤　季平見思　懷哉兩賢　心事可師

紛紛小夫　欲蔽私室　森然戈矛　動與物敵

涪翁有言　吾誰踈親　子今自名　豈其後人

世塗漫漫　濤激浪洶　往安子行　萬變勿動

古文集成卷五十二

古文集成卷五十三　　宋　王霆震　編

前庚集七

箴

大寶箴　張藴古

唐太宗初即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藴古上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惟君實難主普天之下

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唱是故恐懼

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无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已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内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瑶其臺而瓊其室離騷經曰望瑶臺之偃蹇兮通鑑外紀紂

作鹿臺為瓊室玉門羅八珍於前禮天官膳夫珍用八物注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老子不尚賢篇不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音禮記樂記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辛毗事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兹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

一彼此於胷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加賞弱其强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

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無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兹在兹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丹扆箴六首　李德裕

唐李德裕傳敬宗立昏荒數游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表言心乎愛矣遐不

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竊惟念拔自先聖偏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云云辭旨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韋處厚諄諄作詔

厚謝其意

宵衣箴

諷視朝希晚也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反仄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諷服御非法也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慨然亦譏縹紈魏志阜常見明帝着帽被縹綾半褎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黙然不荅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四時所御各有其官事見魏相傳非此勿服惟辟為難

罷獻箴

諷斂求怪珍也

漢文罷獻詔還緑駬鑾輅徐駈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裘既焚晉武帝紀程據獻雉頭裘帝焚之殿前簡布刖毀道德為麗慈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箴

諷侮棄忠言也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驁前成帝諱沉酒舉白浮鍾魏叡魏明帝諱汰侈凌霄作宫帝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凌霄闕忠雖不忤而善不從以視為瑱是謂塞聰

辨邪箴

諷任羣小也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睿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盍既折王猷治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昭帝贊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盍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

防微箴

諷偽游輕出也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掊擨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飡斯可戒懼

端拱箴 王元之

天生蒸民樹之司牧開物成務膺圖受籙為君實難惟辟作福在以欲而從人不以人而從欲位既尊大時惟開泰漸忘焦勞或生懈怠乃有諫諍乃陳箴誡箴誡既艱斥君之過諫諍惟艱救君之禍君或好諫臣何不忠

臣或盡忠君何不從君臣之義今古攸同普天之下人誰不賓如父如母為妾為臣虐之則讎撫之則親是以王者可畏非民率土之濱物何不足乃犀乃貝惟珠惟玉寒不被體餒不充腹是以聖人所寶惟穀無侈乘輿無奢宮宇當念貧民室無環堵無崇臺榭無廣陂池當念流民地無立錐御服煌煌有采有章一裘之費百家衣裳御饍郁郁有粱有肉一食之用千夫口腹勿謂豐財輕費之竭須知府庫聚民膏血勿謂彊兵征伐不息

須知干戈害民稼穡賞罰者國之大柄喜怒者人之常情賞雖由己勿因喜而行罰雖在我勿因怒而刑喜賞或濫虧損天鑒怒刑不正枉屈人命大臣元老經邦論道裨補聰明于何不照樂成尹壽所以為其師友小臣閹宦執巾沃盥干議政事于何不亂竪刁易牙所以敗其國家孰為君子先人後已信而用之斯為至理孰為小人害物謀身察而斥之斯為至仁無好人辯或有虛誕喋喋之言侈而多訕無惡人詘或有淳質期期之口

直而不屈浮圖之教乃戎乃蕃漢明之際始入中原行
之既久存而不論匈奴之種無義無仁秦皇之後常苦
邊塵禦之以道蹤而勿親計口授田兼并何有是謂仁
政及于黔首約人署吏侵漁則少是謂能官惠于無告
父天母地日兄月姊乃郊乃禋勸其孝悌左輔右弼前
疑後丞一舉一動戒其驕矜罔或明察政體用傷罔或
弛紊國經不張行乎大中之道漸乎無何之鄉游神乎
簡易之域息慮乎清淨之場斯則妙有垂之無疆誰謂

古道革而不還君或行之是亦非難誰謂淳風去而不返君或繼之是亦何遠慎始則多克終蓋鮮朽索當手覆車在眼庸庸祇祇兢兢戰戰小臣司箴敢告旒冕

鑒成箴 陳同父

紹熙元年上

五閏失馭僞主僣竊綱常絲棼寓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悴憔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玆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

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敢我遏首征揚州
重進誅亟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
取荆南繼沖悚懾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
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踧踖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
間憂慮危慓頭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一
解兵修貢降王在列絁袴麻鞵緣布衣褐訓練六軍法
度階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
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寛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屏

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冦人心業業刻意親征俯從凖策親御鞍馬躬秉黃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既盈敵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戢嚳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既困厥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廵狼窠熊窟沙漠萬里風霜洌洌飛塵撲面鷩弦慘骨國祚若旒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

烈忽遽渡江心膽如折皇天降鑒風濤安帖所至成市
暫都于浙顔亮兇焰震撼六合投箠采石意謂無越幸
而倒戈自取夷滅壽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
尤切二十八載始終無鈌高宗上仙哀號哽咽四方來
覿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
無湎于酒無耽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
宰相為腹心以臺諫為耳目以將帥為爪牙以尚書為
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姦枅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

弱實闕治忽勿俾禍起於蕭墻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嚬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王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言不可咈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夏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王瓊臺瑤室勿效商

王齗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没溺如馭六馬竊虞奔軼

勿謂微過當絶芽蘖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

用賢哲王惟戒玆民罔不悦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古文集成卷五十三

古文集成卷五十四　　宋　王霆震　編

前庚集八

箴

守性箴　濂溪

人之守性　實為防城　仁義禮智　周張四營

心為謀帥　直氣為兵　耳為金鼓　目作旗旌

堅剛勇銳　動不欹傾　邪誘攻之　端守靜待

彼衰我鼓　自當散潰　冠攘之來　有時而至
築陴浚濠　怵惕戶備　邪之所攻　旦夕動作
或秉其間　則崩厥角　善克御之　乃明而誠
性誠既固　身因以寧　和氣悠揚　煒煌嘉名
聊書諸紳　內制外情

守中箴濂溪

我或高剛　或謂我傲　則非所長　取禍之道
我或甲柔　或謂我懦　不簡語言　則得侮嫚

傲不可作　懦不可由　非和非同　非剛非柔

中以為之　無為身羞

心箴　蘭溪

茫茫堪輿　俯仰無垠　人於其間　眇然有身

是身之微　太倉稊米　參為三才　曰惟心耳

往古來今　孰無此心　心為形役　乃獸乃禽

惟口耳目　手足動靜　投閒抵隙　為厥心病

一心之微　衆欲攻之　其與存者　嗚呼幾希

君子存誠　克念克敬　天君泰然　百體從令

四箴　伊川

顔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顔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　應物無迹　操之有要　視為之則

蔽交於前　其中則遷　制之於外　以安其内

克己復禮　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　本乎天性　知誘物化　遂亡其正

卓彼先覺　知止有定　閑邪存誠　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　因言以宣　發禁躁妄　内斯静專

矧是樞機　興戎出好　吉凶榮辱　惟其所召

傷易則誕　傷煩則支　己肆物忤　出悖來違

非法不道　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　誠之於思　志士厲行　守之於為
順理則裕　從慾惟危　造次克念　戰兢自持
習與性成　聖賢同歸

主一箴南軒

人稟天性　其生也直　克順厥彞　則靡有忒
事物之感　紛綸朝夕　動而無節　生道或息

惟學有要　持敬勿失　驗厥操捨　乃知出入
曷為其敬　妙在主一　曷為其一　惟以無適
居無越思　事靡它及　涵泳于中　匪忘匪亟
斯須造次　是保是積　既久而精　乃會于極
勉哉勿倦　聖賢可則

調息箴　晦庵

鼻端有白　我其觀之　隨時隨處　容與猗移
靜極而噓　如春沼魚　動已而噏　如百蟲蟄

氤氲開闔　其妙無窮　孰其尸之　不宰之功
雲卧天行　非予敢議　守一處和　千二百歲

夜氣箴 西山

子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為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閴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

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笫之上使慢易非辟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盖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静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常凜凜乎瘝恫

四益箴　南軒

先君晚歲嘗大書四言以詔杓弟曰無益之言勿聽無益之事勿為無益之文勿觀無益之友勿親杓受而藏之惟謹先君既沒之九年則以諗于栻四伏自推念大懼無以承先君之意自以四益名堂願凡追述其義將列之座右朝夕以敬戒以庶幾乎萬一某奉書而泣退而為箴以告之

若古有訓　聽德惟聰　聞過以改　聞善以從

匪是之聞　則為無益　諂言溺心　奸言敗德

嗟哉勿忘　敬共朝夕　卓爾有定　聽斯不惑

朝夕之間　何莫非事　事所當事　是為君子
惟欲之動　則亂于為　營營何益　擾擾孰知
止之有道　當取放心　曷喻其功　履薄臨深
異說異道　我則弗邇　浮文妨實　我則弗貴
而況末俗　骫論俚辭　當絕于前　勿亂于思
潛心聖賢　博考載籍　聞見之多　于以蓄德
大倫惟五　友居其一　我觀昔人　敬戒無斁
以狎而比　以順而同　德惟日喪　友亦曷終

必端爾心　忠信是親　神之聽之　終和且平

敬齋箴　晦庵

正其衣冠　尊其瞻視　潛心以居　對越上帝
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　擇地而蹈　折旋蟻封
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　戰戰兢兢　罔敢或易
守口如瓶　防意如城　洞洞屬屬　罔敢或輕
不東以西　不南以北　當事而存　靡他其適
弗貳以二　弗參以三　惟心惟一　萬變是監

從事於斯　是曰持敬　動靜無違　表裏交正
須臾有間　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　不氷而寒
毫厘有差　天壤易處　三綱既淪　九法亦斁
於乎小子　念哉敬哉　墨卿同戒　敢告靈臺

勿齋箴 西山

箕子陳洪範五事曰貌言視聽思顏淵問仁夫子既告之以克己復禮為仁至問其目則又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思勿與焉何哉某嘗聞之勿之為言禁止之謂也耳目口體因物而動非心為之主宰孰能止之然則勿云者正指心而言也特學者弗之

察作勿齋箴

天命之性　得之者人　人之有心　其孰不仁
人而不仁　曰為物役　耳蕩於聲　目眩於色
以言則肆　以動則輕　人欲放紛　天理晦冥
於焉有道　禮以為準　惟禮是繇　匪禮勿徇
曰禮伊何　理之當然　不雜以人　一循乎天
勿之為言　如防止水　孰其尸之　曰心而已
聖言十六　一字其機　機牙既斡　鈞石必隨

我乘我車　駟馬交騣　孰範其馹　維轡在手
是以君子　必正其心　翼翼兢兢　不顯亦臨
萬夫之屯　一將之令　霆鈞飈馳　孰敢奸命
衆形役役　統于心官　外止弗留　内守愈安
其道伊何　所主者敬　表裏相維　動静俱正
莠盡苗長　酷化醴醇　方寸盎然　無物不春
惟勿一言　萬善自出　念兹在兹　其永無斁

思誠齋箴

誠者天道　本乎自然　誠之者人　以人合天
曰天與人　其本則一　云胡差殊　蓋累於物
心為物誘　性逐情移　天理之真　其存幾希
豈惟與天　邈不相似　形雖人斯　實則物只
皇皇上帝　命我以人　我顧物之　抑何弗仁
維子思子　深憫斯世　指其本原　祛俗之蔽
學問辨行　統之以思　擇善固執　惟日孜孜
狂聖本同　其忍自棄　人十己千　弗至弗已

雲披霧卷 太虛湛然 塵掃鏡空 清光自全
曰人與天 既判復合 渾然一真 諸妄弗作
孟氏繼之 命曰思誠 更兩鉅賢 其指益明
大哉思乎 作聖之本 歸而求諸 實近非遠

古文集成卷五十四